

穀梁補注

冊二

穀梁補注二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丞朝美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二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補曰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劉敞曰觀社稱

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言如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棠出上史例非經例注引往時例在莊二

十三年傳何休曰觀例時 ○撰異曰觀左氏作矢 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是 非常曰觀 觀魚

是補曰此引舊傳文知經文舊非矢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字孫覺曰矢言陳也陳魚無義理

尸主補曰兼言以 魚卑者之事也 周禮獻人中士下士補曰中士起下訓主爾雅文

而說之魚即澹漁溥字說文曰澹捕魚也从灇水漁篆文澹从魚石鼓文鰕鯉處之君子溥之又从魚下寸此經傳作魚字周禮作

獻字斂字亦作魚字皆一字耳左傳曰觀魚者孔穎達引說文以為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獵者音義云本亦作漁者依石鼓處傳

為韻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語相語 公觀之非 之語周禮音義獻又音御知此字音與水蟲本音異

正也 補曰非禮即非正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

有祝吁之難故十五月乃葬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日例今起月例故重發

之文烝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故自指祝吁之難桓公

葬緩而言而非以緩葬為故也有故者或亦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邾○撰異曰邾公羊作盛汲冢穆天子傳同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者邑今是

國故重補曰文與入向相似故言國以別將卑師衆曰師發之

書其重者也將卑謂非卿補曰此發全經內外通例與公羊同注上句亦公羊語也有稱師而非將卑師衆者未有將卑師衆而不

稱師者故為通例至於將尊師衆內通稱某帥師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帥師文以前亦稱師將尊師少內通稱將外則文以後始稱

將文以前稱人將卑師少內直書其事外則通稱人皆內外前後有異未可以公羊之例為定葉酉說近之矣然則文以前外稱師

者其將或尊或卑此之稱師非必將卑傳但舉通例大概言之猶僖二十六年云人微者也亦此意也凡外用兵之稱四其例大率

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

是特為變文傳當文一言之猶有不著於傳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

衆寡皆以稱人為常楚之先未與中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稱人為常荆徐吳於越戎狄淮夷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

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之文相準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

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成之謂宮成而祭以成之

也路寢之屬初成則設盛食以成之立其廟世祭亦謂之考爾雅逸周書諡法同訓成之為夫人也

禮補曰謂成之為夫人之宮也孝公之夫人自在孝宮仲子以妾母之宮不繫惠公直言仲子則夫人之宮矣生而加夫人之稱曰

用致夫人沒而有夫人之廟曰考仲子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之宮皆譏辭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

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孫止賤

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傳又小記及雜記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

庚蔚之曰妾祖姑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

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雖為君其母惟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

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不言立者為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案仲子之宮

惠公時所築也隱探父志脩而考之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新新亦變例所當志此重在考自當言考也傳以經無新文故特

言脩明此是脩成而考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為責者非誹同用墨子經曰譽明美也誹明惡也

初獻六羽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初始也遂

為常補曰公羊爾雅夏小正傳穀梁子曰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皆同訓猶後世之著為令也

穀梁子曰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因下有尸子故以相別非不受諸師也穀梁子得自稱者猶孟子書自稱孟子莊子書自稱莊子又其先則曾子承夫子

之意作孝經 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之羽而

之言列入人為列又有八列入八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

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補曰王引之曰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周禮染人秋染夏鄭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

色以夏狄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鶩曰留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舞羽謂之舞夏則所

執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文烝案注言每佾必八人與馬融王逸蔡邕高誘服虔韋昭等同白虎通何

休杜預六六四四之說非也宋書傅隆論之不言六佾四佾并上釋初及釋獻第一句皆本何休獨奏文樂疏謂徐邈亦同也諸公

諸侯者公羊以為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如公羊說蓋諸侯包伯子男矣傳及公羊并下尸

子說皆不論大夫士儀禮少牢特牲禮並無樂舞而左傳載衆仲語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禮之正故劉敞疑之也凡禮自

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不殊諸公諸侯其不及大夫士者則初獻諸公異等故如六佾三軍之類皆降於天子而崇於諸侯

六羽始僭樂矣下犯上謂之僭補曰何休曰僭齊尸子曰補曰傳也下倣上之辭說文曰僭擬也尸子曰補曰傳

曰者二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尸子二十篇班氏自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

裴駟引劉向別錄曰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宋翔鳳以為晉與魯形近而誤魯為楚滅故史記以為楚人阮元又疑傳所稱之尸子非

即佼或當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在佼前

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補曰疏曰凡言初者有二意若尸子所言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當言近正耳言復正非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訓近未能用四佾亦不用八佾是始近乎樂苑未得厲字之訓爾雅厲作也郭璞引傳為說亦不可通王引之不用注疏義以為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意天子諸公諸侯皆以八佾為正魯用六佾則為厲譏其不當裁減而裁減也○公羊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森曰前此羣公之宮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補曰劉歆蟲災也補曰杜預說五行傳螟為蠹蟲之孽何休以為煩擾之應蟲災也補曰杜預曰蟲食苗

心者羅願引漢孔臧蓼蟲賦爰有蠕蟲厥狀似螟以為螟是無足小青蟲孔廣森曰爾雅食苗心螟食葉或食節賊食根蠹經唯書

螟者散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即盡不及歷月補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災在八九月則甚七月則不甚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疆卒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補曰公子疆孝公子

子臧諡曰僖伯杜因左傳有葬之加一等語不爵命大夫補曰其義

見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隱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衛成公使周獻治厘為卿皆先服卿服公

祀先君而命之又鄭成公卒子駟稱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為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

事如孔說則似舊有命者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既葬即位後即烝祭改命非正禮當然正禮在三年喪畢後三年傳所云是也

其曰公子疆何也據八年無佗卒不稱公子補曰無佗或說先君

之大夫也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命大夫公子不為大夫則不言公

子也補曰先君之大夫者言疆為大夫而氏以公子乃

先君之子也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在位而不爵

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佗氏為展佗亦非公子皆可以

不氏見其不命疆之氏則為公子公子者或為今君之子或為先

君之子故既為繫於今君之稱又為繫於先君之通稱公子疆以

先君之子而為大夫是為先君之大夫既親且貴今君雖不命之

史不得去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之則明益師亦同於彼發

全經曰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篇稱公子之義互相明也然則疆與

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氏而隱必無其事故知無

佗俠必非公子輩則為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輩不復貶

餘悉以公子書先君之子今君之子初無二例莊二十二年傳稱

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貴不減大夫故雖不

為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公子怒非大夫公子結公

子買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為大夫又陳公子禦寇未命為大夫曹

公子手莒公子意恢皆在無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

子不為大夫則不言公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謬矣凡經傳

中列國言大夫者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卿即上大夫

故謂卿為大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為卿故周禮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無上大夫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圍國何休曰以兵守城曰圍疏曰此為久圍故謹而月之耳

或解上文日月者為公子疆卒不為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

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不言圍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補曰公羊曰邑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餘邱文

范襲之非也末句本襲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十二年傳得之此常例

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補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為久也墨子經曰久彌異時

也注以重命愛財說不踰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毛傳曰室家踰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

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 伐不踰時補曰言不越三月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不然孔穎達左傳正義據此 戰不逐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傳知行役聘問亦不踰時

不填服來服者不復填厭之補曰王引之曰誅謂殺戮非特填壓之而已填讀為殄謂殄戮之也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填

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填盡也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填凡從真從參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

伐并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制其人民毆其牛馬賊去之後則可

還反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為害重也補曰王念孫曰注訓苞為制非也苞讀為俘俘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



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爾雅曰俘取也漢書晉灼劉德注曰包取也說文掙引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孚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詩采薇正義引穀梁作拘字僖四年疏亦言拘人民今姑從王說言斬樹木者古者列樹以表道也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依傳義也注論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既俘毆又斬壞故為重耳古書釋名義之文多有此例爾雅釋饑饉荒與傳裏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即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淳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撰異曰輸左氏作輸

輸者墮也

補曰公羊同詩曰載輸爾載亦是也墮謂敗壞

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淪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平之為

言以道成也

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補曰平成豐韻為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即宣十五年傳云反義來輸平

者不果成也

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補曰孔廣森曰蓋自翬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

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平莒及邾莒人不肯者故得以輸平言之歸輸於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文烝案墮平當有兵事平例稱

人故來墮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讓也補曰艾當云齊地杜預曰凡公行還

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斂至之事史不書至此即大夫不爵命而不氏之

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  
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文伐邾會中邱  
下經例凡離會  
本以不致為常

秋七月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皆放此補曰傳在後九年

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補曰何休曰不繫鄭舉伐者

明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杜無言字則字末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為易者於圍文見難於取文見

易互以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補曰此與上傳久之合為一義明經意深疾之

故牟婁後又志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

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

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

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姪娣叔姬為娣本不得書以不與伯姬俱歸故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

或史文惟此一事或是君子獨存此文將有其未不得不錄其本也許慎十五二十之說與何休同何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娣又言

媵者姪娣從嫡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汎之詩序以為美媵是也賈逵以為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殆未可據注親逆例時

二句已見前此處無所取義宜刪去其不言逆何也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言逆補曰其事全異不得據也

當云據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歸當言逆年伯姬歸紀傳莊二十五年伯

姬歸紀傳皆同二年以不言使發義微謂君不親逆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逆發義微謂逆者非卿無足道者

謂逆也莊二十五年兼為諸內女見例即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為嫡而不言逆之事此則為娣娣或本不須卿逆明

三處之義各不同也方苞曰有履綸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為滕是謂二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通其實非也

滕侯卒滕侯無名自無名非貶之補曰謂匿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

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名爾責滕侯用狄道也補

曰少曰世子長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稱滕文公為世子又稱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孟子趙岐據

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其子元公宏疑其即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用狄道以為尊世子此滕

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正而為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僖篇嬰齊之執昭篇以後原寧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

為秦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寧結虞母四君適皆不正似無可疑亦容後來滕自舍

其狄道春秋無文以別之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正而日以後不正皆曰者滕之卒以前不日後日為詳略皆從夷狄例不言

正不正此宣十八年傳之明文特滕之正不正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葬者蓋君子以其狄道而削之注以長嫡釋正依傳世子

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  
或爲世子通得包之

夏城中邱

城例時中邱魯地

城爲保民爲之也

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脩勤德

政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意在保民脩舊可耳左傳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范以安訓保今案國語注曰保持也

謂持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也夫保民以德不以城

益城是無限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者疏引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

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是其高下也先儒據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

以爲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疏又引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其大小也雉者公羊及戴禮韓詩說五

堵而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雉長三丈高一丈凡城之志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

內邑補曰譏者君子所取義以其益城過於王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脩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非經所譏也諸譏城者惟

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補曰聘皆云云本杜預今儀禮第八篇備焉其記曰久

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並云諸侯歲相問殷相聘鄭君曰殷中也孔廣森曰中如

中一以上之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凡言其

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諸侯之

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

賤尊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女通者自通達於他國也

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范舉其概耳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親貴者殊別於凡庶補曰接於我謂接公也疏曰叔昏稱弟傳云

賢也此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佞

夫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曰兄母兄也足明凡稱弟者皆

母弟矣左傳例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又曰凡

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例亦

同也若非同母皆曰公子宋之辰地是其明徵稱弟實不止二義

見莊二十五年

###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者

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大夫也補曰左國而曰伐此一

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補

為文是一人之辭明大之左傳稱君行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

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邱衛之邑也

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侯在疆場膳宰致饋司

里授館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為戎者伐中國之

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補曰疏曰麋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范意或然文烝案

自伐山戎以前戎名皆不別此戎即衛之戎邑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賈逵曰戎

州戎人之邑又公踰于北方入于戎州己氏又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邱是帝邱北接戎州也帝邱為漢之東

郡濮陽縣鄭志答張逸問詩楚宮云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璠云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

沮楚同音即衛之楚邱是帝邱西南接楚邱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者漕虛左傳作曹字是楚邱又接曹邑也漢之濮陽今

直隸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為漢之白馬縣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里內乃楚邱所在隋嘗於濮陽

置楚邱縣後改名衛南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春秋楚邱約略在其處也戎州者蓋南接帝邱而西南附屬楚邱同為一邑

凡伯自魯聘還衛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聘時奪之幣而執之若為直文當言衛伐凡伯于戎衛伐不可言也戎伐猶可言也故

變言戎伐而貶衛為戎之義存焉故傳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既言戎伐故下變言于楚邱故傳又解

之曰楚邱衛之邑也言邑者對後文成時為衛都言之亦明即戎所屬也杜預云楚邱衛地又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是誤為曹國

之楚邱乃左傳襄十年宋享以歸猶愈乎執也執言以歸皆尊尊

之正義春秋之微旨補曰孔廣森引書序以箕子歸明以歸之文非甚賤辭以者不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云獲也在經則執與獲異執者皆是以大執小以強執弱是非兼有之獲之語意較執為重不論其大小強弱皆以不與之辭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執古人之為文辭固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為獲也此既諱獲猶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補曰左傳以為大邱王夫之曰宋地漢之敬邱也睢陽有雉水字从大而音

垂不期而會曰遇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二一是日期一是地期

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日及非所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二一是日期一是地期

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凡有所歸例時鄭邑補曰此請以那易許也凡田邑實我取言取實彼歸言歸皆史文

之舊也月者為下入日疏曰一解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各宛所月之○撰異曰那左氏作妨下同案古妨柄仿柄皆同字

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擅易天子邑補曰謂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此不

稱鄭人明宛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惡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公羊以宛為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那徐邈曰入承鄭歸那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補曰徐說得之此亦是直書其事文承來歸則非卑者

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得承上顯公矣崔子入者內弗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

受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

曰入惡入者也

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

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臬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邢者鄭伯所受命於天

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

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

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專理補曰以邑易魯者杜預謂各從本

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文引許慎者五經異義駁公羊說也見王制正義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

行本呂本中集解本俞臬集傳釋義本補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宋公起劍之始蔡侯嫌爵異故

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故宿男不復發傳

辛亥宿男卒

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宿微國也

宿微國也

補曰明與元年盟地異未

能同盟故男卒也

補曰男卒謂不名薛伯杞子四秦伯同義也未

我則但略記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公亦未同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公異也

自餘中國諸侯及吳楚君亦多有未同盟而名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離當時



恩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他經以難傳而實失傳意也不書名為未同盟左傳亦同但左氏於滕侯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雜記赴辭曰寡君不祿則諸侯赴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薛杞不葬者或魯不會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預曰齊侯尊宋使主

會杜是也此亦齊僖小伯之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日

補曰凡外盟史皆書曰君子略之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世道交喪盟詛滋彰

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補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之離三謂之參三以上皆為參王元杰曰

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黨馴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其竟今在王畿馴致翟泉抗盟矣

誥誓不及五帝

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六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補曰尚書大傳言遺

誓五誥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維

誥也范言七誥蓋并梓材康王之誥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誥此

枚氏古文新增之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當云八誥知疏說非矣范數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祝融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